陸氏南唐書/卷1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陸氏南唐書

◀上一卷

孟陳韓朱列傳第十二

下一卷▶

孟陳韓朱列傳第十二

孟堅

孟堅始事建州王延政為將。 保大初，查文徽討王氏之亂，堅來降。 文徽即以兵付之，出奇麾擊有功。 及馮延魯之攻福州也，堅亦在兵間。 吳越援兵自海道至，阻淖不得登岸。 延魯不知兵，急於破敵，欲斂兵誘而蹙之。 堅諫曰：“吳越兵進退俱不能，方致死於我。得至平地，未見可勝也。”延魯大言曰：“吾自擊之，無預君事！”吳越兵得平地，果不可製。 李弘義自城中出，盡銳夾擊，延魯大敗，棄軍遁，堅力戰以死。 延魯雖貶，而其黨方盛，故堅之死事不見錄，國人哀之。

陳誨

陳誨，建州人。 生數月，矯健能馳走。 其父異之，名之曰阿鐵。 及長，事王延政為將，唐師攻建州，傅其城，誨數出挑戰。 先鋒橋道使王建封克外郛，擒誨。 將斬之，已解衣伏頭。 忽脫身絕馳，追者數十百輩莫能及。 自歸大將查文徽，文徽駭異，用為戰棹指揮使。 領故部曲，從攻福州。 馮延魯敗走，諸營皆潰，死者萬計，委軍實戎器不可

計。 誨獨殿後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。 文徽鎮建州，誨為劍州刺史。 諜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遁，文徽暗而貪功，即率誨俱進。 誨以戰艦入閩江，適春兩江水暴漲，一夕七百里，抵城下。 擊敗福州兵，獲其將馬先進、葉仁安、鄭彥華。 始知福州未嘗有變，誨親故多在城中，方遣間使招之。 文徽勒步騎亦至，福州來迎，文徽傳令入城。 誨以所聞告，且曰：“僕閩人也，豈不能料閩人之情？宜先立寨整眾，俟所招親故來，得其實，徐圖之。”文徽曰：“狐疑且生變，乘機據城，上策也！”遂入。 誨知其必敗，植旗鳴鼓，列兵江乾以須之。 文徽果敗，被執。 誨全軍還劍州，獻馬先進於金陵，用鄭彥華為將。 唐兵兩取福州，皆大敗塗地。 誨在兵間皆有功，號名將，遂為建州節度使、兼侍中。 訓兵積穀，隱然為大鎮。 嘗破福州兵於南台江，軍聲大震。 由是朝廷委以南方事，而名其軍曰忠義。 及周兵入淮南，誨遣子德誠率鎮兵赴難。 諸將多敗，惟德誠頗有戰功，拜和州刺史。 建隆三年，六月，誨引病求罷。 朝論難其代，乃以弟劍州刺史謙為留後。 召誨還都，後主親臨視。 七月卒，謚忠烈。 閩之亂，士民幾殲焉，惟誨之宗族益盛。 謙與德誠，後亦繼領建州旄節，諸子悉至顯官。

韓熙載

韓熙載，字叔言，北海人。 少隱嵩山，唐同光中，擢進士第。 父光嗣，平盧節度副使，軍中逐其帥符習，推光嗣為留後。 明宗即位，討亂，光嗣坐死，熙載來奔。 時烈祖輔吳，方修明法令。 熙載年少放蕩，不守名檢，補和、常、滁三州從事。 時人士自中原至者，多已擢用，熙載在京洛，早負才名，乃獨落魄不偶，亦不以介意。 烈祖受禪，召為秘書郎，使事元宗於東宮，諭之曰：“以卿早奮名場，然未更事，故使歷州縣之勞，今用卿矣。宜善自修飭，輔吾兒也。”熙載亦不謝，在東宮，談燕而已，不預世務。 元宗即位，拜虞部員外郎、史館修撰，兼太常博士。 乃慨然曰：“先帝知我而不顯用，是以我為慕容紹宗也。”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，盡無所回隱。 宋齊丘、馮延巳等皆側目。 元宗意獨嘉之，命權知制誥。 書命典雅，有元和之風，與徐鉉齊名，時號韓徐。 契丹入汴，晉少帝北遷。 熙載上疏曰：“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，今其時矣。若戎主遁歸，中原有主，則不可圖矣！”不省。 陳覺、馮延魯福州喪師，初議置軍法。 齊丘為之請，止削官，遷　　外郡。 熙載上疏請無赦，又數言齊丘黨與，必基禍亂。 熙載不能飲酒，齊丘誣以酒狂，貶和州司士參軍。 徙宣州節度推官，復入為虞部郎中，史館修撰，遷中書舍人。 周太祖有天下，用事者猶議北伐，熙載曰：“北伐，吾本意也，但今已不可耳！郭氏奸雄，曹馬之流。雖有國日淺，守境已固，我兵妄動，豈止無功耶！”言雖切，而朝廷暗於機會，經營中原之意終不已。 週人果以籍口，兵入淮南。 齊王景達以兵馬元帥臨邊，陳覺為監軍使。 熙載言：“出師，大事也，當先正名。莫信於親王，莫重於元

帥，安用監軍使哉？”亦不從。 熙載才氣逸發，多藝能，善談笑，為當時風流之冠，尤長於碑碣。 他國人不遠數千里，輦金幣求之。 然性忽細謹，老而益甚。 蓄妓四十輩，縱其出，與客雜居，物議哄然。 熙載密語所親曰：“吾為此以自污，避入相爾。老矣，不能為千古笑。”端坐托疾不朝。 貶右庶子，分司南都，熙載斥諸妓。 後主喜，留為秘書監，俄復故官，欲遂大用之。 而去妓悉還，後主歎曰：“孤亦無如之何矣！”宿直宮中，賜對多所弘益，後主手教褒之，進中書侍郎，卒年六十九。 後主謂侍臣曰：“吾竟不得相熙載，欲贈平章事，故有是否？”或對曰：“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，即故事也。”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。 廢朝三日，謚文靖，命葬梅嶺岡謝安故墓側。 著格言及後述三卷，擬議集十五卷，定居集二卷。 初熙載嘗使周，及歸，元宗歷問周之將相，熙載曰：“趙點檢顧視非常，殆難測也。”及太祖受禪，人服其識。

朱元

朱元，潁州沈丘人，本姓舒。 少倜儻，通左氏春秋，與楊訥同為河中李守貞客。 守貞叛，俱來乞兵。 楊訥者，李平也，語在平傳。 元既留事南唐，以駕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。 數上書論事，言今幸中原多故，苟支歲月，非所以為國。 當取湖湘、閩越、錢塘，以固基本。 且請專任軍旅，以次討定。 用事者嫉其言，共譖之，以為遠人謀握兵，包藏莫測。 遂罷待詔，元失意，縱酒不視事，朝廷亦優容之。 保大末，周師入淮南，元請對言兵事，元宗大悅，命從齊王景達救壽州。 元善撫士卒，與之同甘苦。 每臨戰誓眾，詞指慷慨，流涕被面　　，聞者皆有效死赴敵之意。 破舒、和二州，以功加淮南西北面行營應援都監。 與邊鎬、許文縝柵紫金山，軍聲頗振。 益柵且及壽州，元恃功，時或違景達節制。 監軍使陳覺，與元素有隙，且嫉其能，屢表元本學縱橫，不可信，不宜付以兵柄。 元宗乃命楊守忠代之，守忠至元帥府，景達檄元計事。 元憤怒欲自殺，其客宋均曰：“丈夫何往不可，乃為妻子死耶？”遂舉寨萬餘降週，由是諸軍皆潰。 邊鎬、許文縝、楊守忠皆被擒，壽州不守，遂盡江請盟矣。 元在江南，娶查氏文徽女，至是伏誅。 文徽累表乞貸死，不從，以珠相覆屍於市哭之，隕絕。 觀者皆為垂泣。 元歸周，複姓舒。 世宗愛其驍果，以為蔡州團練使。 其母猶在沈丘，遂迎養焉。 太祖受禪，遷汀州防禦使。 太平興國初，卒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亡國之君，必先壞其紀綱，而後其國從焉。 方是時，疆場之臣，非皆不才也。敗於敵未必誅，一有成功，讒先殺之，故強者玩寇，弱者降敵。 自故非一世也。 南唐

如陳覺、馮延魯、查文徽、邊鎬輩，喪敗塗地，未嘗少正典刑。 朱元取兩州於周兵將遁之時，固未為奇功，而陳覺已不能容。 此元之所以降也。 元降，諸將束手無策，相與為俘虜以去，而唐遂失淮南。 臣事於週，雖未即亡，而亡形成矣。 欲知南唐之亡者，當於是觀之。